

女
主
人

哈辛托·貝納魁特著
劉啓分譯

劇中人物表

• 人 主 女 •

多明妮加	Dominica
瑪麗亞・胡亞娜	Maria Juana
顧貝辛達	Gubesinda
羅莎女士	Doña Rosa
達西亞	La Dacia
胡麗達女士	Doña Julita
波拉	La Pola
福哈	La Jonja
費利夏諾	Feliciano
荷西	José
亞尼席德叔叔	Tio Aniceto
畢拉洛	Pilaro

賈巴叔叔

Tío Beha

佛蘭西斯哥

Francisco

青少年與小孩

Mozos y Chicos

地點：新卡斯底亞一村莊。

第一幕

一個工人家庭的客廳。

景一：顧貝辛達，然後，波拉

波拉：（從內面）顧貝辛達！顧貝辛達！顧貝辛達！妳在那裏？

顧貝辛達：耶穌！波拉！……從這邊進來，我在忙着呢！進來！進來！

波拉：（進入）怎麼樣？

顧貝辛達：妳看……很好；妳，好看極了。

波拉：別騙我，差一點沒死掉！真是奇蹟。難道妳不知道？

顧貝辛達：沒那麼嚴重吧？

波拉：妳真是的！我們被女人家的事煩透了！

顧貝辛達：喂！我倒是小心謹慎，也不想跟妳多說；可是既然妳先提起，那麼我也不妨告訴妳，

是你多嘴，不像我裝聲作啞……妳啊，妳像妳的女兒一樣，臉皮厚，不害羞；妳該懂得吧。

波 拉：妳先秤秤事理然後再發高論也不遲！

願貝辛達：應該三思而後言的是妳們，妳們應該攬鏡自照看看……如果不是亂發言論，誰知道妳們想些什麼？全村的人怎麼會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

波 拉：村人難道不會亂說？我女兒已蒙受不白之冤……她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如果她嫁了，人家也就無話可說了。總歸一句話，女人家的事總是風風雨雨；等着瞧吧，好戲還在後頭……

願貝辛達：假如人家的話題集中在妳家，那就是妳們有問題！事出必有因，絕不空穴來風……不然，人家為什麼不說福哈，或恩格拉霞，或席謝拉，或別人？……

波 拉：請妳看看老天爺份上！……多讚美！多祝福啊！事情是發生在我女兒身上，換成別人，我才不操心呢。而妳啊，妳也曾經去過不只四次，對那些人妳都認識，這些人可能已將所聽所聞告訴了女主人……我來此的目的是爲了告訴妳這些話，並且把我所聽到的也說出來。

願貝辛達：妳最好還是回去吧！女主人不想見妳，更不會聽妳的話，也不想聽任何人……！丟臉！悲哀！我真不懂妳有何面孔來找她……唉！妳啊，真像個女聖人，真正的聖人倒像是個笨人，我不客氣地對妳說，而誰也會這麼說……唉！妳們真是沒羞恥之心！而

妳的丈夫也是沒有廉恥的人，好了，縱使有，有妳們已經夠了！

波拉：喂，願貝辛達，妳沒把事情搞清楚，就對我說這種話！……

願貝辛達：妳應該好好看看妳自己！如果要來找我的麻煩，請妳回到烏不里亞（Unbria——陰涼處）去，不要來找女主人，妳的寶貝女兒更不准來。

波拉：既然如此！好吧，福哈比較接近女主人，她會讓她知道，而女主人也比較相信她的話，她的嘴巴很甜，並且即使說謊，人家也會信以為真。

願貝辛達：亂說，不僅是女主人或我，或福哈，或妳，誰都不會騙我們，大家都一樣……妳說什麼妳的女兒要出嫁了？嫁給佛蘭西斯哥是嗎？他是一個大男人，坐得正，站得穩！男主人是他的教父……他會贈送珍貴的禮物？

波拉：沒什麼特別，和給別人的並不兩樣……

願貝辛達：女主人多明妮加也同意送禮，而牠不收，回到她老爸家去當女王，周圍有一大堆女侍時候，等着全世界的禮物去吧！

波拉：禮物？我不曉得牠有什麼欠缺；她來自好人家的家庭，男主人也不是裸着而來的，也不是光着腳……她深愛著他，她的父親不讓她出嫁……而他的父母希望他和達西亞結婚。她知道應該如何和別人和睦相處？身邊有個好男友，並且對他拒絕許多淑女的追求而深感驕傲。

願貝辛達：這就是愚蠢！女人只看眼前的男人，認為一切都是那麼美好……多明妮加就是這樣。

爲什麼要一個好青年呢？爲了其餘的女人。

波 拉：放棄當他的妻子和他家的女主人？

願貝辛達：說得好！因爲看到自己永遠矮了半截……那是爲了誰？人啊，就是忘了自己，只會看別人。

波 拉：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呢？結婚，失去了自己。世界是這個樣子，男人也就是這個樣子。

願貝辛達：如果我是男人，我什麼也不說……因爲他們空無一物也就無物可失。可是女人卻不必一定要當女人……

波 拉：唉！你在說什麼？！沒人敢說我們不是上帝的子民，同時也有魔鬼的性格。

願貝辛達：魔鬼！沒有廉恥的女人才是魔鬼，引誘男人的都是女人；我已經看多了，沒有女人的允許，男人是不敢隨便亂動的。

波 拉：知道了！妳還是年輕貌美時，男主人並沒……

願貝辛達：男主人還是光棍的時候，世界上還不是有一大堆男人！在我生長的家庭裏，我默默做事，不胡說亂扯，使世人都欽佩，直到女主人的父親，亞尼席德叔叔，以他老人家的眼光看見了而大爲讚賞，當然，那並不是什麼新奇的事，我在這以前已經認識他……所有的男人都跟在我們女人的後面，他們都是單身未婚的年輕傢伙，而我們都是待嫁姑娘……可是沒有一個男人願意和窮女人結婚……所以有些女人就感到慚愧……

波 拉：是有些，可是並非全部；任何時候都有……

願貝辛達：別再說了！這件事情並不是共所目覩，一個姑娘家有所差錯，整個家庭都蒙受羞恥！

……然而現在……好像已經不稀奇了！雖然上帝賜予我們恩寵，卻沒給我兒女，如果我有女兒，說不定會把她打死……

波 拉：所以妳才大聲說話，並且使妳的衣食永不匱乏。

願貝辛達：難道我要去偷搶不行！

波 拉：我可沒這麼說嘿！耶穌！妳對我怎麼了？！

願貝辛達：我和外子一向都是自食其力，人人都知道，我們努力工作，愛惜名譽，舉止有分寸：

……不像別人，呆在家裏無事可做，並且還不知羞恥……妳該知道了吧！

波 拉：我領教了！妳對我說話的態度和我母親訓我的差不了多少。

願貝辛達：這對妳還是客氣呢，我還想打妳幾下子讓妳蹲着站不起來，讓妳知道該怎麼做才對，

就像上帝責罰人一樣。

景二：上述人物，費利夏諾，和畢拉洛

費利夏諾：（內面）願貝辛達！願貝辛達！

願貝辛達：什麼事呀？

波 拉：主人在這裏？

顧貝辛達：等一下……妳不知道嗎？他昨天就來了。

波 拉：唉啊！

費利夏諾：（內面）顧貝辛達！妳在幹什麼，怎麼不過來一下？

顧貝辛達：來了！來了！（向波拉）妳就會認識他……妳想找女主人的事情，聽聽他的意見妳就會知道。

波 拉：我要跟他說什麼？（費利夏諾，和畢拉洛進來）

費利夏諾：妳還沒弄好啊？

顧貝辛達：你看呀！你的嗓子也真大！我們一到這裏，我母親的女兒就住在這裏……你看啊……洗刷整理一切……自從女主人最後一次來此，就沒人來整理過。真是！好像這裏只有大男人而沒有半個僕人似的。

畢拉洛：妳是指桑罵槐……福哈有她的工作，我們有我們的工作……妳老是喜歡在主人面前搬弄口舌。

費利夏諾：住嘴！（看看波拉）波拉！

波 拉：先生，你好，我在這裏……早安……你好嗎？女主人……都好嗎？

費利夏諾：妳來這裏幹啥，可否見告？烏不里亞發生了什麼事嗎？

波 拉：沒什麼……我來此是想知道女主人要不要去收場，她的身體不太好……我想建議她

……

費利夏諾：妳在胡說些什麼！走開……不要讓我發脾氣，沒人叫妳來。知道嗎？

顧貝辛達：你不就說了嗎……

波 拉：很好……那麼這些日子女主人都不到那邊去了？

費利夏諾：不；她不喜歡那裏；河川，尤其是這種天氣更不適宜……。過些日子我會去；然而，佛蘭西斯哥要先來這裏和我單獨面談……妳懂了嗎？

波 拉：原來是這樣，我稍懂你的意思了。

費利夏諾：那麼，妳走吧……午飯吃了嗎？

波 拉：還沒，先生。我很早就出發……

費利夏諾：（向顧貝辛達）給她麵包和洋香腸……妳就在路上一面走一面吃……。還有，也替我們準備一些，福哈要去河裏洗東西，我和畢拉洛要出發去迎接女主人，她應該快到了。

顧貝辛達：你想帶些什麼東西？

費利夏諾：隨便；有什麼就帶什麼……

顧貝辛達：你，畢拉洛，你還記得送來的東西吧，今年帶來的木柴太舊了，根本沒法燃燒……還有，把它丟給守夜的人。

畢拉洛：門房進不去。

願貝辛達：（向波拉）去吃中飯吧……

波 拉：謝謝。祝妳愉快，並祝女主人健康快樂；上帝保佑……

費利夏諾：嗨……聽說馬丁已經把告示貼在狄勒斯火洛……

波 拉：警告他們偷竊木柴……並且又是每天，還有不要和剪樹枝的人來往，要和那些比較和善的矮胖的人同行。還有把我們的狗打傷了，並且沒有把馬丁留在尹西納的馬好好拴住……還有唱些低級歌謠的不三不四的人……這些，我們和妳都應該知道。

費利夏諾：我什麼都不想知道：重要的是，妳必須告訴馬丁，如果要讓狄勒斯火洛的人知道什麼，一定要先讓我知道。

波 拉：如此他們真會受到鼓勵！應該叫巴德來跟你談談。

畢拉洛：妳認為必要？……妳怎麼囁咕個叫人不得安寧！

費利夏諾：不要插嘴！

波 拉：對我們來說……我也是！不應該太忽視……男主人不喜歡這樣！

願貝辛達：事情弄到這種地步，我想要過好日子只有在脖子上掛起枷鎖，行走於泥濘的沼澤地區

……

費利夏諾：妳又多嘴了！像是賣鈴鐺的人！

願貝辛達：你好像非把我枷起來不行的樣子！

費利夏諾：對妳們真是需要一條鞭子！好了好了，去工作，而妳，弄些東西……女人，真是的！

按照我說過的話去做吧……

波 拉：脾氣暴躁！

顧貝辛達：他有他的道理……恐怕還不止呢！我們幹我們的活兒去吧。（顧貝辛達和波拉退

場）

景三：費利夏諾和畢拉洛

費利夏諾：（從菸口袋拿出菸草和包菸紙）把她們趕走，畢拉洛……

畢拉洛：她似有目的而來的。

費利夏諾：還有什麼！無聊的話，向女主人囉唆些芝麻事。好像我們都是沒用的東西！

畢拉洛：這個波拉帶來的消息可能和我們有關係。我們不得不小心，我已告訴福哈要留意，她是不愛說話的，跟誰都談不上兩句。其實啊，天下的女人都是一樣！我看到的都是烏鴉嘴！分開還好，一旦兩個女人湊在一起，那真是地獄的來臨……

費利夏諾：我看，男人最好只永遠當光棍！

畢拉洛：我就是抱着獨身主義。結婚對女人來說是很好的事，可是對男人可不必硬要闖進去失去自個兒的自由……這不是我在埋怨，否則上帝會懲罰我，有些女人比福哈壞多了，……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只對男人說罷了，管他人家說什麼，本來就是張家長李家短

，永遠嘮叨不休。對我自己，我很清楚，想到工作我就覺得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錢用；過去的我也不知該怎麼說，反正那是過去的事。自從結婚那天起，我就一直渴望着，這並不是想要人家看得起，實際上有一隻母狗已經夠了……我的意思也不是說天天徘徊在飢餓的邊緣，上帝不要懲罰我，別人可能比我的情況更糟；不過，我不會像以前那樣，就如同我剛才說的，身無分文，一貧如洗；過去已成過去，縱使我不知該如何表達，可是過去就是如此……你以為……（向他借火柴想抽菸，他默默地捲好了菸草）

費利夏諾：仔細聽好。你昨日到村上去時，誰曾來過家？看到女主人了嗎？

畢拉洛：看到了。

費利夏諾：她的臉色如何？

畢拉洛：老樣子，笑容迎人……

費利夏諾：她有沒有和你說話？

畢拉洛：事情是……還是老樣子；她問東問西；問起福哈，孩子們，尤其是安東寧；她最喜歡他；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你把他從教會帶回來……

費利夏諾：你看到亞尼席德先生嗎？

畢拉洛：他，看到了，他好像表情沉重。荷西也是一樣。

費利夏諾：我弟弟也在那邊？……還有，你見到瑪麗亞·胡亞娜了嗎？

畢拉洛：是，也看到她了，先生，她的眼睛似乎剛哭過的樣子……據說亞尼席德先生曾帶她去過梭狄洛，當然，她對你們和這個家應該有律法。那個女孩如果不離開女主人……

費利夏諾：她對不起大家。

畢拉洛：這個我懂。

費利夏諾：你懂什麼？你到村裏去了？

畢拉洛：不，先生；我沒去……每次我去時，從來不進村裏去的。爲什麼呢？因爲怕和別人扯上問題。有很多人嫉妬着一個人。現在，關於胡亞娜的事情我稍懂一些，譬如說，請勿忘記！直到海枯石爛！這些事幾乎人人皆曉，而且女主人曾跟她的父親一起去過梭狄洛，而因爲我說過，那不是真的，女主人是在這裏，在牧場，她的丈夫在照顧她，他們對我大笑不已……那麼今天就可真相大白，看誰對誰錯。還有，只是爲了看看女主人以瞭解究竟人們在傳說些什麼，而對她欠瞭解……

費利夏諾：就是這樣，對她欠瞭解。可是衆說紛紛，閒言閒語都集中在她身上，可能會激怒她。

畢拉洛：是這樣。我擔心的也就是這個。人爲什麼老喜歡管別人的閒事？

費利夏諾：現在唯一有錯的人是胡亞娜，別人是無關緊要的。我對你只說一是一，不牽涉別的；你是最清楚這個家和我的人。

畢拉洛：沒錯，在這世界上我是最接近你的人，從小時候到現在一直是。

費利夏諾：現在我告訴你，而你也相信我，我從來沒向胡亞娜說過半句有意圖的話：我把她看做對我自己一樣，像一個小女孩，她跟多明妮加一起長大，而我從小就看着她長大……這個人人都知道，因為，我們都知道怎麼回事，是嗎？

畢拉洛：是，是這樣。

費利夏諾：如果是這樣，那麼為什麼她的雙親亡故時，亞尼席德叔叔一定要把她帶回去呢？……

她在我岳父家不是當女傭，而是像多明妮加一樣視同女兒。

畢拉洛：是這樣，我們都看得很清楚。如果要找出原因的話，那一定是亞尼席德叔叔要改變她的氣質！

費利夏諾：不管怎麼樣，有二件事我一向都很尊敬她；第一，就如你從小一直跟她在一起長大所看見的，她不像別的女孩那樣的好奇和幻想。

畢拉洛：是這樣。可是他們要我和表姊結婚，她是和我一起長大的，我們在各方面幾乎都是一樣……我從來對她相敬如賓，毫無歪念頭……我們曾經有過幾次單獨在一起，我對她的尊敬是不必再多費口舌來說明……因為……

費利夏諾：還有，我告訴你，我既然知道這些，而她又是多明妮加父親的姊妹，我白天不敢想，夜間也就不會作夢。

畢拉洛：過去是這樣。

費利夏諾：可是，你看她居然動到我頭上來了……她說什麼我對她不禮貌的話！